

秋 春 家

琴却和她底母親相反，她異常興奮。她想着那不不久就要發生的，她有生以來的第一件大事。那件大事正像一個好愛的東西似的放在她底面前，非常眩目。她決定要去拿牠，但她又知道她底手一旦伸出就會被人阻止，但她仍舊多少有一點對於失敗的顧慮，所以她又有些膽怯，還有些怕伸出手來。於是複雜的思想來到了她底腦裏，使她時而高興，時而憂鬱。她並不注意到周圍的一切，把她自己關閉在思想裏，一直到轎子進大了大門而放在大廳上的時候。

和往常一樣，她跟着母親進了裏面，先到母親底房間，看女傭伺候母親換了衣服，自己給母親收拾起來，放進櫥裏去。

「不曉得怎麼樣，今天這樣累。剛剛翻過了四十歲，就這樣衰老了。」張太太換上一件舊湖綢皮襖，頹然倒在牀前一張藤椅上。

「媽，你今天打牌多了，」琴在桌子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下來，和她底母親底座位斜對着，她帶笑地望着母親說。「本來打牌太費精神，虧得你還打了十二圈。」

「你總是怪我打牌，你不曉得，像我這樣大的年紀，不打牌又有甚麼事情可做？」張太太帶笑說。「不然是像你婆婆那樣整天去誦經念佛，可是我又不做。」

「我並不是叫媽不要打牌，我不過說牌打多了費精神。」琴分辯道。

「這一層我也曉得。」張太太和藹地說。她忽然注意到女傭李嫂垂着頭無精打采地立在衣櫥前面，便對她說：「李嫂，你去睡罷，沒有事了。」李嫂應了一聲，正要轉身走出去，張太太又問了一句：「茶煨了嗎？」

「是，煨在『五更雞』○上面，」李嫂應道，便向外面走了。

張太太又繼續着說下去：「你說甚麼——呵，你說牌打多了費精神。這一層我也曉得，然而我底精神不費也等於費的，而且活着無事可做，這樣活久了也沒有趣味，活得太久了，反而惹人討厭。」她說完了這些話，便閉上眼睛，兩手交叉地放在胸前，似乎要睡去的樣子。

屋裏異常靜寂，只有鐘擺滴答地響着。

琴本來有重要的話要對她底母親說，可是看見這樣子，知道今晚沒有說話的機會，便站起來，想喚醒母親上床去睡，免得受涼，但她剛剛站起，張太太就睜開了眼睛，望着她說：「琴兒，給我倒杯茶來。」

琴應了一聲便走到茶几前，拿到茶杯，便梗在「五更雞」○上面的茶壺拿下來，滿滿斟了一杯茶，送到母親面前，放在旁邊一個矮檯上，說：「媽，茶來了。」但她並不走開，還立在母親旁邊，呆呆望着母親。她覺得機會來了，可是她還有點膽怯，話到了口邊，又被她收回去了。

油漆 土木工程  
地址：636 E. 14 Ave  
新電話 879-4388

富

平·快·靚

油漆做木·土庫間格  
水喉潔具·露台車房  
電器電爐·新換水調  
大小工程·無任歡迎

公司  
牌計  
招設

電話：八七四一八四六三


 告裝飾公司  
 中西美術  
 中西美術 · 商業招牌  
 圖案壁畫 · 裝飾設計  
 唐 字 文  
 會受高級中西美術教育  
 日夜電話：873-5609  
 或 879-4826